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補遺卷二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史殿榮

文選補遺卷二十九

元　陳仁子　輯

離騷

遠遊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悲歎之餘眇觀宇宙陋世俗之卑狹悼年壽之不長於是作為此篇思欲制煉形魂排空御氣浮遊八極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雖曰寓言然其所設王子之詞苟能充之實長生久視之要訣

屈原

悲時俗之迫阸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時證反）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魚據反）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耿耿猶儆儆不寐貌營營猶曰熒熒亦耿耿之意）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此章四言乃此篇所以作之本意也神仙度世之說無是理而不可期也審矣）

屈子於此乃獨眷眷而不忘者何哉正以往者之不可及來者之不得聞而欲久生以俟之然往者之不可及則已末如之何矣獨來者之不得聞則夫世之惠迪而未吉從逆而未凶者吾皆不得以須臾反復熟爛而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是則安能使人不為沒世無涯之悲恨此屈子所以願少須臾無死而僥倖萬一神仙度

世之不可期也嗚呼遠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步徙倚而遙思兮怊超惝昌兩反怳吁往反而永懷叶胡咸反意荒呼廣反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悽痛也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知愁歎之無益而有損乃能反自循省而求其本初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列仙傳赤松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入火自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即此也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身隱而不可見猶有

名字可聞耳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傅說武丁之相辰星東方蒼龍之體心尾箕之星所謂大辰也○莊子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音義云今尾上有傅說星是也羨念慕也韓終亦見列仙傳形寖遠即上文與化去之意因氣變而遂曾增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遥見兮精皎皎以往來叶音贅此亦上文化去形遠之意髣髴見不諟也丹經所謂服食三載輕舉遠遊入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無憂者此也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氛昏濁之氣淑尤言其淑善而絕尤也此以上言所羨仙去之樂也恐天時之

代序兮耀靈曅(饁)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蘦(今作零)聊仿佯(音旁羊)而逍遥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耀靈日也曅閃光貌言行之速也淪沈也零落也此一節自歎其將老而恐其學之不及)重曰

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嬉叶音虛)飡六氣而飲沆(胡朗反)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叶音胡)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七胡反)穢除(軒轅黃帝名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列仙傳好吹笙作鳳鳴遇浮丘公接之仙去六氣者陵陽子明

經言春食朝霞日始欲出赤黄氣也冬飲沆瀣北方夜半氣也秋食淪陰日没以後赤黄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元黄之氣是為六氣也又曰日入為飛泉粗物不精也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

南風曰凱風南巢舊説以為南方鳳鳥之巢非湯放桀之居巢也宿與肅通審究問

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内兮其大無垠叶魚堅反

毋滑骨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叶才緣反

虚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叶謨連反

曰者王子之言也受心受也傳言傳也小無内大無根言無所不在也滑亂也而汝也壹專也孔甚也此言道妙如此人能無滑亂其魂則身心自然而氣之

甚神者當中夜虛靜之時自存於己而不相離矣如此則於應世之務皆虛以待之於無爲之先而庶類自成萬化自出蓋廣成子之告黃帝不過如此實神仙之要訣也　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叶戶郎反）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至貴謂至妙之言其貴無敵也仍因就也羽人飛仙也丹丘晝夜常明之處不死之鄉仙靈之所宅）朝濯髮於湯陽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叶於姜反湯谷見天問九陽舊說謂湯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亦寓言耳飛泉已見上琬琰玉名）玉色頩（普茗普經二反）以脕（晚又音萬）顏兮精醇粹而始壯（叶音莊）質銷鑠以汋（綽）約兮神要眇（與妙同）以淫放（叶音方順美貌）

（一曰斂容貌脫澤也醇厚也粹不雜也質銷鑠所謂形解銷化也汋約柔弱貌莊子藐姑射山有神人焉汋約若處子要眇深遠貌淫縱也）嘉南州之炎德兮麗佳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宊（與寂同）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一作升上四句記時物也下二句言以此時昇仙而去載猶如也營猶熒熒也魄說見九歌此言熒魄者陰靈之聚若有光景也霞與遐通謂遠也蓋魄不受魂魂不載魄則魂遊魄降而人死矣故修煉之士必使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魄常檢魂如月質之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魄不死遂能登仙遠去而上征也）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余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大（泰）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

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於其反微閭排推也望余須我之來也與騷經倚閶闔而望予者意不同矣豐隆已見騷經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北重陽者積陽爲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句始星名清都列子以爲帝之所居也太儀天帝之庭於微閭周禮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苑兮載雲旗之逶蛇溶水盛也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音縣曜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巨員反以驕居召反驁五到反服衡下夾轅兩馬也驂衡外挽靷兩馬也連蜷句蹄也驕驁馬行縱恣騎奇寄反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莫半反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

乎句芒膠葛雜亂貌一曰猶交加也斑駁文也漫衍無極貌句芒木神月令東方甲乙其帝太皡其神句芒註云此木帝之君木官之佐自古以來著德立功歷大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兮淩天地以徑度太皓即太皡也始結罔罟以畋以漁制立庖廚天下號之為庖犧氏飛廉見騷經徑直也風伯為去聲余先驅兮氛埃辟必亦反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西方庚辛其帝少皡其神蓐收西皇即少昊也左傳金正曰蓐收掔彗星以為旍兮舉斗柄以為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叶補基反斗柄北斗之柄所謂杓也麾旗屬叛縱隸分散貌旹曖曃音愛逮其矘儻莽兮召元武

而奔屬燭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曖曃昧暗也曃日不明也元武北方七宿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元身有鱗甲故曰武文昌在紫微宮北斗魁前六星如匡形路曼曼莫干反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為衛厲恐陵之意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千咨反睢許昇反以担居桀反撟嬌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叶五教反度世謂度越塵世而仙去也恣睢放肆也担撟軒舉也淫樂樂之深也莊子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叶戶郎反邊旁也謂兩驂也思舊故以想像兮

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屈原謂修身念道得遇仙人託與俱遊周歷萬方升天乘雲役使百神而非所樂猶思楚國念故舊欲竭忠信以寧國家精誠之至德義之厚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摩朗反瀁以養反而自浮叶扶皮反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南疑九疑也沛流貌罔瀁水盛貌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虙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叶居之反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似兩反並出進兮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蛇雌蜺五歷五結二反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章庶反而

翔飛音樂愽行無終極兮焉尤虔反乃逝以徘徊跙止行人御槃也成池咸樂承雲黃帝樂也又曰顓頊樂人曰有虞氏之樂無所稽考未詳孰是二女娥皇女英也御侍九部巳見騷經湘靈湘水之神也海若海神號莊子有北海若馮夷水仙莊子亦云馮夷得之以游大川又曰河伯也象罔語所謂水之怪龍罔象也蟉虯盤曲貌便娟輕麗貌撓繞也翕舉也愽衍寛平之意焉語詞也舒幷節以馳騖兮逴敕角反絕垠乎寒門叶彌巾反軼迭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逴遠也絕垠天之邊際寒門北極之門軼從後出前迅疾也北方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北方地寒故有增積之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羸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間維補引孝經緯曰天有

六間黙羸儁說天上造化神名或曰水神皆怪妄之說不可考矣

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六漠謂六合列缺天際電照大壑在勃海東實惟無底之谷名歸墟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叶無巾反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崢嶸深遠貌寥廓廣遠也惝怳耳不諦也列子曰泰初者氣之始也莊子曰泰初有無無無有無名屈子本以求者不聞為變而顧為方仙之道至此則真可以後天不老而凋三光矣下視人世蠶蠱之間百千蚊蚋須臾之頃萬起萬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多襲其語然屈子所到非相如所能窺其萬一也

天問晦菴朱氏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

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僑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此篇所問雖或怪妄然其理之可推事之可鑒者尚多有之舊註之說徒以多識異聞為功不復知其所以問之本意與今日所以對之明法至啓柳宗元始欲質以義理為之條對然亦學未聞道而誇多衒巧之意猶有雜乎其間以是讀之常使人不能無遺恨若補註之說則其尾雜不知所擇又愈甚焉今存其不可闕者而悉以義理正之庶

讀者有補

屈原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遂往也道猶言也上

下謂天地也問往古之初未有天地固未有人誰得見之而傳道其事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憑翼惟像何以識之

冥幽也昭明也謂晝夜也瞢暗言晝夜未分也極窮也馮翼氤氲浮動貌淮南子云天地未形馮為翼翼又曰未有天地惟象無形窈窈冥冥莫知其門此承上問時未有人今何以窮極而知之○右二章四問今答之曰開闢之初其事雖不可知其理則具於吾心固可反求黙識非如傳記雜書謬妄之說必誕者而後傳如柳子所說

明明闇闇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明闇即謂晝夜之分時是也穀梁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此問蓋曰明必有明之者闇必有闇之者是何物之所為乎陰也陽也天也三者之合何者為本何者為化乎今答之曰天地之化陰陽而已一動一静一晦一朔一往一來一寒一暑皆陰陽之所為而非有為之者

也然穀梁言天而不以地對則所謂天者理而已矣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是為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為之化焉周子曰无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正謂此也然所謂太極亦曰理而已矣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圜天形之圓也則法也九陽數之極所謂九天

斡管

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叶苦家反斡說文轂端沓是車轂之內以金為筦受軸者維繫物之縻也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譬車之軸也蓋凡物之運者其轂必有所繫然後軸有所加故問此天之斡維繫於何所而天極之軸何所加乎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註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

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故又問八柱何所當值東南何獨虧闕乎九天之際安放上聲安屬注隅隈多有誰知其數九天即所謂圜則九重際邊也放至也屬附也隅角也○右三章六問今答曰或問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詳味此言屈子所問昭然若發矇矣但天之形元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為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其曰九重則自天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究

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極剛而無復有涯矣豈有營度而造作之者先以斡維繫於一處而後以軸加之以柱承之而後天地乃定位哉且曰其氣無涯則其邊際放屬隅隈多少固無得而言者亦不待辨說而可知其妄矣東南之虧乃專以地形言之初無預乎天也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沓合也此問天與地合會於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乎陳列也言日月衆星安所繫屬誰陳列也○上章所問天何所屬并地而言此所問乃為天地相接之處何所沓也今答曰天周地外其說已見上矣非沓乎地之上也十二者自子至亥十二辰也左傳日月所會是謂辰註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為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枵之類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鶉火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

合而得天運之正耳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方之位以天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超一度日月五星亦隨天以繞地而惟日之行一日一周無餘無欠其餘則各有遲速之差焉然其懸也固非綴屬而居其運也亦非推挽而行但當其氣之盛處精神光耀自然發越而又各自有次第耳列于天積氣耳日月星辰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此言皆得之

出自湯暘谷次于蒙汜似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次舍也汜水涯也書宅嵎夷曰暘谷即湯谷爾雅西至日所入為大蒙即蒙汜○此問一日之間日行幾里乎答曰湯谷蒙汜固無其所然日月出水乃升於天及其西下又入於水故其出入似有處所而所行里數歷家以為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日一晝夜而一周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而夏長冬短一

進一退又各以其十之一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夜光月也死其晦也育生也月之生也○此問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望之菟常居其腹乎答曰歷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有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遡日以為明乎故唯近世沈括之說乃為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曰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鈎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

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菟在腹之問則世俗桂樹蛙兎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

女岐無合夫扶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叶音紫

○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伯強大癘疫鬼也所至傷人惠順也惠氣謂和氣○此章所問三事今答曰天下之理一而已而有常變之不同天下之氣亦一而已而有逆順之或異夫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凝體於造化之初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流形於造化之後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則又不可以先後言矣此理之變也女岐之事無所經見以考其實然以理之變而觀則恐其或有是但下文復有女

岐易首之問又未知果如何耳釋氏書有九子母之說疑即謂此然益荒無所考矣惠者氣之順也虺者氣之逆也以其強暴傷人故爲之名字以著其惡耳初非實有是人也氣之流行充塞宇宙其爲順逆有以天時水土之所值有以人事物情之所感萬變不同亦未甞有定在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臧與藏同○闔閉戶也開闢戶也陰闔而晦陽開而明角亢東方星旦明也曜靈日也○此問何所闔而爲晦明且東方未明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答曰晦明之問前斐發之其實亦陰陽消息之所爲耳陽息而闢則日出而明陰消而闔則日入而暗又何疑乎角宿固爲東方之宿然隨天運轉不常在東古經之言多假借也日之所出乃地之東方未旦則固已行於地中特未出地面之上耳○明叶音芒

不任汩鴻師一作鯀何以尚叶音常之僉曰何憂何不

課而行之鯀事見尚書汩治也鴻大水也師眾也尚舉也僉眾也課試也○問鯀才不任治鴻水眾人何以舉之堯知其不能而衆人以為無憂堯何不且小試之而遽行其說也答曰鯀之才可任治水當時無過之者故衆舉之堯則固知其方命圮族而不可用矣四岳又請姑且試之故堯不得已而用之耳鴟龜曳銜鯀何聽叶平聲馬順欲成功帝何刑焉鴟龜事無所見舊說鯀死為鴟龜所食鯀何以聽而不爭乎特以意言之耳詳其文勢與下文應龍相類似謂鯀聽鴟龜曳銜之計而敗其事然若且順彼之欲未必不能成功舜何以遽刑之然若此類無稽之談亦無足答矣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叶音麾○永長也遏猶禁止也羽山在東海中施謂刑殺之也左傳乃施邢侯此問鯀功不成何但囚之羽山而不施以刑乎禹鯀子也

腹愎把也詩曰出入腹我○此又問禹自少小習見鯀所為何以能變化而有聖德乎答曰舜之四罪皆未嘗殺也程子以為書云殛死猶言貶死蓋聖人用刑之寬例如此非獨於鯀為然若禹之聖德則其所稟於天者清明而純粹豈習於不善所能變乎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纂集也緒絲端也○此問禹能纂代鯀之遺業而成父功何繼續其業而謀乃不同如此答曰鯀禹治水之不同事見洪範蓋鯀不順五行之性築隄以障潤下之水故無成禹則順水之性而導之使下故有功書所謂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孟子所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是也程子曰今河北有鯀隄而無禹隄亦一證

洪泉極深何以寘與填同之地方九則何以墳叶數連反之洪泉即洪水九則謂九州之界如上所謂圍則也墳土之高者○此問洪水汎濫禹

何用窴塞而平之九州之域何以出其土而高之乎答曰禹之治水行之而已無事於窴也水既下流則平土自高而可宫可田矣若曰必窴之而后平則是使禹復為鯀而父子為戮矣柳子對曰行鴻下隤厥丘乃降烏填絶淵然後夷于土此言是也應龍何畫河海何歷叶音勒○有鮮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也山海經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柳子對曰胡聖為不足反謀龍知舂鍤究勤而欺畫厥尾此言得之矣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憑怒墜地何故以東南傾鯀禹事已見上六章此不復答舊説康回共工名也憑盛滿也列子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絶地維而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此亦無稽之言不荅可也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錯置也洿

深也水注海曰川注川曰谿注谿曰谷〇此章三問今答曰九州所錯天地之中也川谷之洿衆流之會也不溢者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柳子曰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脉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壚滲疏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浟浟又何溢焉三子之言遞相祖述而柳又明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但水入於東而復繞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

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墮妥其衍幾何修長也墮

狹而長也衍餘也○此問四方長短若何若謂南北狹而長則其長處所餘又計多少也答曰地之形量固當有窮但既非人力所能遍歷算術所能推知書傳臆說又不足信唯靈憲所言八極之廣原於歷算若有据依然非專言地之廣狹柳對直謂其極無方則又過矣

崑崙縣圃其尻與居同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縣音玄○崑崙縣圃見騷經崑崙据水經在西域一名阿耨達山河水所出非妄言也但縣圃增城高廣之度諸怪妄說不可信耳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補注引淮南子說崑崙虛旁門有數百西北隅開門以納不周之風今不敢信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叶之若反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舊註以為天之西北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其有日處日未出時人有若木赤華照地也夫日光彌天其行匝

地囿無不到之處此章所問尤是兒戲之語不足荅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荅曰南方日近而陽盛故多暖北方日遠而陰盛故多寒今以越之南燕之北觀之已自可驗則愈遠愈偏而有冬暖夏寒之所不足怪矣石林未詳禮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南方山中有之焉有龍虯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叶音紫何所不死長人何守虺蛇屬爾雅博三寸首大如擘儵忽急疾貌招魂說南方之害雄虺九首往來儵忽謂此不死之人則山海經淮南子屢言之固未可信然俗傳山中有人年老不死子孫藏之雞窠之中者亦或有之不足怪也長人則國語所謂防風氏守封嵎之山者山今在湖州武康縣靡蓱九衢枲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靡蓱未詳何物九衢言其枝九出山海經有四衢五衢之

語是也枲麻之有子者山海經云浮山有草其葉如枲又云南海內有大蛇身長百尋其色青黃赤黑食象三年而出其骨註云南方蚺蛇亦吞鹿消盡乃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出亦此類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叶音紫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黑水三危皆見禹貢玄趾未詳素問曰真人壽敝天地無有終時至人益其壽命而強亦歸於真人聖人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

鯪魚何所鬿祈堆焉處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鯪魚鯉也一云陵鯉有四足形似鼉而短小出南方山海經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陵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北號山有鳥狀如雞而白首鼠足名曰鬿雀食人彃射也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春秋元命苞三足烏者陽精也柳云山海經曰大澤方千里羣鳥之所生及

所解務天子傳曰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舊說非是按今唯陵鯉人所共識其餘則有無不可知而彈日之說尤怪妄不足辨解羽如柳說則別是一事然如舊說為日中之烏而借解羽二字以問於義亦通顧亦無足辨耳

禹之力獻功叶音尤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嵞一作涂山女而通之於台桑此問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下土四方當此之時焉得彼嵞山氏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乎書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塗山在壽春東北濠州呂氏春秋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為嗜不同味而快鼂朝飽閔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下二句未詳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魚列反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益禹賢臣也作

為也后君也離遭也蠥憂也舊說禹以天下禪益天下皆去益而歸啓是代益作后也於是有扈不服啓遂與之大戰于甘故曰離蠥問啓何以能思惟所憂而能代益伐扈以達拘執之嬈乎舊說如此未知是否不敢答也

皆歸䠶一作射鞫菊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叶胡攻反啓棘賓商九辯九歌叶巨依反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叶音低○棘賓商未詳九辯九歌已見騷經竊疑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誤也蓋其意本謂啓夢上賓於天而得帝樂以歸如列子史記所言周穆王秦穆公趙簡子夢之帝所而聞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之類耳屠母疑亦淮南所說禹治水時自化為熊以通轘轅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慙遂化為石時方孕啓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啓生其石在嵩山見漢書註竟地即化石也此皆怪妄不足論但恐文義當如

此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䠶一音石夫河伯而妻上聲彼雒嬪帝天帝也夷羿諸侯弑夏后相者也革更也孽憂也言更夏道為萬民憂患傳曰河伯化為白龍遊於水旁羿見䠶之眇其左目羿人夢與雒水神宓妃交亦妄言也馮悲珧遥利決封豨是䠶叶時若反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馮滿也言引滿也珧弓名蔛㨾弓以蜃者謂之珧珧蜃甲也射禮有決註決猶闓也以象骨為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后帝天帝也若順也言羿獵䠶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為也柳子對曰令夫快殺鼎豨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福浞仕角反娶純狐眩妻爰謀叶謀悲反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寒浞見騷經眩惑也爰於也言浞娶於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

羿也射革禮所謂貫革之射左傳所謂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者言有力也吞滅也揆謀度也言何羿之躳蓺勇力而其衆乃交進而吞謀之此即騷經所謂淫遊佚畋而亂流鮮終者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焉

此章似又言鯀事然羽山東裔而此云西征已不可曉或謂越巫墮死亦無明文左傳言鯀化為黃熊國語作黃能按熊獸名能三足鼈也說者曰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說文又云能熊屬足似鹿蓋不可曉或云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為膳豈鯀化為二物乎

咸播秬巨黍莆雚九是營何繇并投而鯀疾修盈

秬黍黑黍也說文黍禾屬而莆疑即蒲字蒲水草可以作席雚亂也雈同左氏云雈苻之澤餘未詳

白蜺嬰茀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

何鳴夫焉喪厥體舊註引列仙傳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為白蜺而嬰茀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子僑之尸也須臾化為大鳥飛鳴而去事極鄙妄不足復論蓱號平聲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舊說蓱屏翳雨師名號呼也興起也又言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獨何膺受此形體乎此章大抵荒誕無說今亦不論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鼇大龜也擊手曰抃舊註引列仙傳有巨靈之龜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事亦見列子下二句未詳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澆泥之子舊說澆無義淫泆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淫亂夏少康

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顛倒也隕墜也女岐澆嫂也言女岐與澆淫泆為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為澆因斷之故言易首不知何拈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此苟反之

湯與上句過澆下句斟尋事不相涉疑本康字之誤謂少康也斟尋國名杜預云斟灌斟尋夏同姓諸侯相失國依於二斟為澆所滅其子少康為虞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滅過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旅謂一旅五百人覆舟言夏后相已傾覆於斟尋之國令少康以何道而能復取澆乎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上末嬉下喜何肆湯何殛焉

桀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因此肆其情意故為湯所殛放之南巢

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鱞古頑反○閔憂也無妻曰鱞姚舜姓也問舜孝如此父何以不為娶子

堯妻舜而不告其父母二女何自而與之相親乎程子曰舜不告而娶固不可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爾堯之告也以君治之而已

厥萌在初何所億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億度也論語億則屢中璜美玉也成重也言賢者預見萌芽之端而知其存亡非虛億也紂作象箸而箕子歎預知象箸必有玉杯玉杯必盛熊蹯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糟立酒池以至於亡

登立為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舊說伏羲始畫八卦修行道德萬民登以為帝誰開導而尊尚之乎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上句無伏羲字不可知下句則怪甚不足論

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服事也言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肆其犬豕之心燒廩窴

井然舜為天子卒不誅象何耶說見下眩弟章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此章未詳舊註以兩男子為泰伯虞仲未知是否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后帝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湯湯賢之遂以為相承用其謀而伐夏桀終以滅桀此即孟子所辨割烹要湯之說蓋戰國游士謬妄之言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帝謂湯也摯伊尹名也條鳴條也黎衆也言湯觀風俗而逢伊尹遂用其謀伐桀於鳴條而放之南巢天下衆民大喜悅也致罰即湯誥所謂致天之罰簡狄在臺叶徒其反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簡狄帝嚳妃元鳥燕也貽遺也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事見商頌說見女

岐章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此章未詳

諸說亦異補曰言啓與秉禹之末德而為善之授以天下有扈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伐滅之有扈遂為牧豎詳此該字恐是啓字字形相似也但牧夫牛羊未有據而其文勢似啓反為扈所弊不可考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干盾也協合也時是也言舜以干羽合是舞於兩階何以懷有苗而格之也下句未詳舊說平脅曼膚肥澤貌言紂為無道天下乖離當懷憂癯瘦何反肥盛若此乎二事不相似時相去又遠未知然否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豎童僕之未冠者舊說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為諸侯乎啓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命何所從出乎此亦無所據而牧豎之說文與上章相表裏未詳其

說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舊說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出獵而得大牛之瑞其往獵也不但驅馳往來而已還輒以所獲得禽獸徧施祿惠於百姓此篇言秉季德者再而其說不同如此蓋本文已不可考而說者又妄解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舊說人循闇微之道為戎狄之行者不可以安其身謂晉大夫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言雖無人棘上猶有鴞汝獨不愧也今詳其說上一句迂曲難解下事亦無所據補引列女傳陳辯女事又無負子肆情之意皆不足論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眩弟惑亂之弟也問何象欲殺舜變化作詐而舜為天子反封象於有庳使其後嗣子孫

長為諸侯乎孟子仁人之於弟不藏怒不宿怨封之有庳富貴之也知此則知其說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有莘國名極至也小臣謂伊尹也言湯東巡至於有莘乞匄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為內輔也史記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謂此也然以孟子觀之則此說皆妄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舊說小子謂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姙身夢神女告之曰臼竈生鼃亟去無顧居無幾何臼竈中生鼃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其從木中出因以送女謬妄甚明不必辯

湯出重泉夫何罪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重泉地名在馮翊郡史記所謂夏臺也言桀拘湯於此而復出之湯既得出遂

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是誰使桀先拘湯以挑之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舊說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行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令報紂矣吾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失期也下二句不可曉註云蒼鳥鷹也言將帥勇猛如鷹鳥羣飛惟武王能聚之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是也未知是否

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叔旦武王弟周公也嘉善也揆度也猶言帝度其心發武王名史記言武王至紂死所射之三發以黃鉞斬其頭懸之大白之旗此所謂列擊紂躬

也然未見周公不喜與其咨嗟以擬武王使定周命之事蓋當時猶有其傳而今失之也此問周公既不喜列擊紂躬何為又教武王使定周命乎蓋周公但不喜觀斬紂頭之事耳固未嘗不欲定周之命而王天下以傳子孫也後四句不可曉似謂天既授殷以天下而今亡之使其位何所施耶蓋唯反其所以成者是以至於滅亡而其為罪果何事耶但語意大簡未有以見其必然耳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爭遣伐器謂泰誓言羣后以師畢會也並驅擊翼謂六韜曰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言武王之軍人人樂戰並驅而進之也問此二者何以使其然耶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

昭后成王孫昭王瑕也成猶遂也底至也昭王南遊至楚楚人鑿其船而沈之遂不還杜預云昭王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白雉事無所見舊註周公時越裳

氏嘗歆之昭王德不能致而欲親往逢迎之亦恐未必然也

穆王巧挴芒改反**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方言挴貪也賈生所謂品庶每生是也巧挴言巧於貪求史記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守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環旋也左傳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没於祇宮

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褒姒周幽王之嬖妾也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糈而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三代不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為玄黿入王後宮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女懼而棄之先時有童謡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相牽引行賣是器於市者以為妖怪執而戮之夜得亡去鬨

所棄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爲褒姒幽王惑而愛之爲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以爲后遂爲申侯犬戎所殺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

反側言無常也九糾通用卒終也齊桓公任管仲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任豎刁易牙諸子相攻死不得斂蟲流出戶與見殺無異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反側罰佑不常皆其所自取也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

惑紂者內則妲己外則飛廉惡來之徒也服事也言紂憎輔弼不用忠直之言而專用讒諂之人

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

此言紂之惡輔弼而用讒諂也比干紂諸父也諫紂紂怒乃殺之而剖其心雷開佞人也何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爵之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

受醢箕子詳狂方術也梅伯紂諸侯也忠直而數諫紂紂怒乃殺之葅醢其身箕子見之欲去不忍遂被髮詳狂而為奴二人同德而術異也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元大也即帝嚳之子棄也帝即嚳也竺義未詳或曰厚也或曰篤也皆未安稷事見詩大雅及史記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迹說而踐之遂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姜嫄以無父而生棄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薦溫之以為神乃取而養之詩曰先生如達是首生之子也故曰元子既是元子則帝當愛之何為而竺之即棄之冰上則人惡之鳥何為而燠之耶以此言之則竺字當為天祝予之祝或為天夭是椓之椓以聲近而訛耳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馮引弓持滿也其他文多不可曉註以為后稷補以為武王未知孰

是今姑闕之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伯昌謂周文王始為西伯而名昌也號衰號令於殷世衰欲之際也秉鞭策牧者之事也言服事殷而為之執鞭以作六州之牧徹通也岐社太王所立岐周之社也武王既有殷國遂通岐周之社於天下以為大社猶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

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

言太王始與百姓徙其寶藏來就岐下問何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惑婦謂妲己也問有何事可譏乎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西伯文王也言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語於上帝帝乃親致紂之罪罰故殷之命不可復救也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師望太師呂望謂太公也昌文王也言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

何以識知之乎后亦謂文王也吕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吕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此問何但聞其鼓刀之聲而親往問之乎然此與獵於渭濱而得太公之説不同蓋當時好事者之言猶伊尹負鼎百里自鬻之比惜乎孟子時無問者不得并掊擊之然則其問亦不足答矣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言武王發欲誅殷紂何所悁悒而不能久忍遂載文王之柩於軍中以會戰何所急而然也此言當時傳聞之語故為伯夷扣馬之詞亦有父死不葬之云與此皆誤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舊註以此為晋太子申生之事未知是否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言皇天集禄命以與王者何不常有以戒之而使至於危亡乎王者既受天之禮命而王天下天何為使他姓

代之乎其警戒之意至深切矣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

緒

言湯初舉伊尹以為凡臣耳後知其賢乃以備疑丞輔翼也官如官卿之適之官言終使湯為天子尊其先人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流於子孫也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

流厥嚴

勳功也闔吳王闔廬也夢闔廬祖父壽夢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卒傳弟餘祭餘祭卒傳弟夷末夷末卒當傳弟札札不受夷末之子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子次不得為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使專諸刺王僚代為吳王以伍子胥為將破楚入郢是能壯其猛厲勇武而流其威也

彭鏗斟雉帝何

饗受壽永多夫何長

彭鏗彭祖也舊說鏗好和滋味進雉羹于堯堯饗之而錫以壽考至八百歲莊子以為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是也但此本謂上帝已為安說而舊註以為堯又安之尤也

中央

共牧后何怒螽蛾微命力何固此章之義未詳當闕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此章未詳亦當闕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禄舊註以此為秦公子鍼之事然與左傳不同未知是否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此下皆不可曉今闕其義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勲作師夫何長自此至篇終皆隔句叶韻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吳光即闔閭也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子文楚令尹鬬穀於菟左傳若敖娶於邔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邔淫於邔子之女生穀於菟實為令尹子文夫子稱其忠事見論語他則不可曉矣吾告堵敖以不長楚人謂未

成君而死者曰敖堵敖者楚文王子成王兄何試上予忠名彌彰

九辯晦菴朱氏曰九辯者屈原弟子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云○愚按文選梁昭明太子已選五篇今補四篇於此

宋玉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𢃄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倖而有待兮泊莽莽與壄草同死𢃄一作幸莽莫古反死叶去聲○霜露下而霰雪加喻衰亂之愈甚泊止莽莽草盛也幸望至再而卒不能免也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

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益涉反）按而學誦（叶夕恭反）性愚陋以褊（叶卑善反）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晟兮恐時世之不固（厭按皆抑止之意言欲速則不達欲緩則無門故自抑而止也學誦未詳王註以為吟詩禮未知是否褊急也狹也從容究轉委曲之意申包胥楚大夫也伍子胥得罪於楚將適吳見申胥謂曰我必亡郢申包胥曰子能亡之我能存之子胥奔吳為吳王闔閭臣興兵而伐楚破郢昭王出奔於是申包胥乃之秦請救兵鵠立於秦庭啼呼悲泣七日七夜不絕聲勺飲不入於口秦伯哀之為發兵救楚昭王復國此言已能為包胥事但恐時世不同人不我信耳固當作同）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鑿（叶音造）獨耿介而不隨兮願

慕先聖之遺教叶音吉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叶五告反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叶孤到反食不媮他鉤反而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孫蹇充倔巨物反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禦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媮即偷也言衣食固非不欲其溫飽但不可以非義而苟媮以得之耳故寧不素餐無衣裘而飢凍以死也詩人言不素餐兮見伐檀篇素空餐食也謂無功德而空食其祿也充倔記作充詘註謂喜失節貌御止也

靚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悷而有哀春秋逴逴竹角反而日

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哀偕如字悲補皆反哀叶衣偕居支反○靚與靜同杪末也繚繳繞也悷悲結也逴遠也遞更易也儷偶也不可偶而與之偕言彼去而已留白日晼宛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歲忽忽一作曶而遒盡兮老冉冉而愈俞弛施心搖悅而日幸一作幸兮然怊悵而無冀叶上聲中憯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叶上聲○晼晚景昳也入落也銷鑠減毀謂缺也弛放也搖動也冀望也心謂既老將有所遇故搖悅而日幸然卒自知其無所望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廓而無處事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嵺廓空也

何汜濫之浮雲兮猋(卑遥反)廱(一作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霠(陰)曀而莫達(猋迷疾貌言浮雲之蔽月以比讒賊之害賢也霠雲覆日也曀陰風也)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一作濛)而蔽之竊不自料(一作聊)而願忠兮或黕(丁感反)點而汙(烏故反)之(料量也黕點垢汙沾辱也)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偽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鄔感反)黮(徒感反)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黯黮雲黑黯黮日月使有瑕也膠加戾也)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

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緜緜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被音披晏一作炅潢戶廣反洋音養○此亦謂有美名而無實用驕美自矜其美伐武自誇其武也負恃也左右侍臣也耿介亦剛勇之意農夫輟耕而容與言不恤國政而嬉遊也多私徇己意任女謁聽讒言之類雷同雷聲相似有同無異也人君矜能自用荒怠邪僻臣下又承其意莫之敢違是以毀譽不核而聽明壅蔽國事膠加也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儵忽而難當卒壅蔽

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修飾䂓鏡謂修德行政而聽人言考往事以自鑑尚可竄蔽言尚可以潛伏而不至於滅亡寄言欲附此言以諫諭其君也流星既不可值則卒為靡蔽而不可解矣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

棄一作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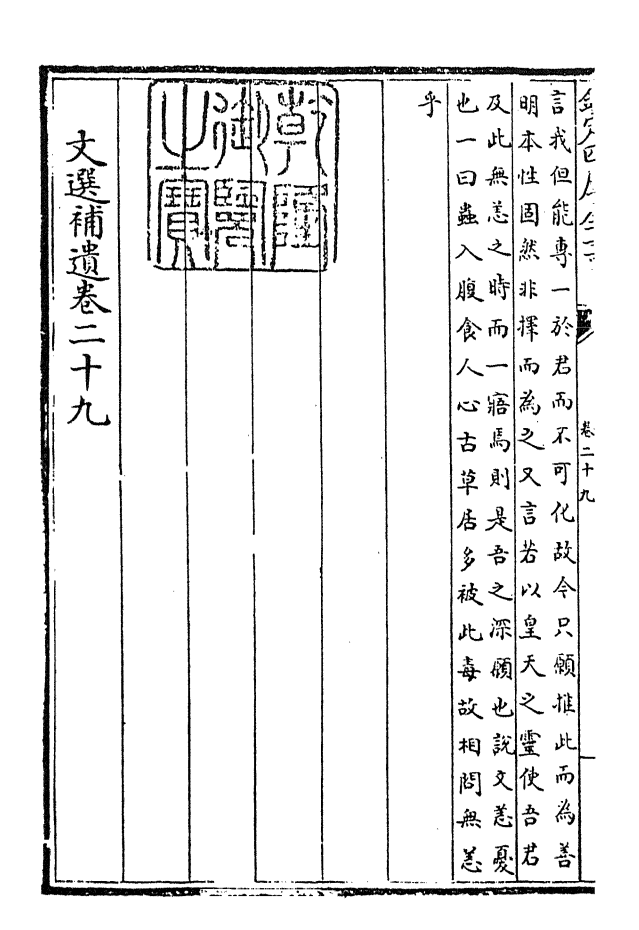
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瀏瀏言如水之流也言所任得人無怨於下則不假威刑自成美化不然則雖有城郭甲兵不足恃矣

邅翼翼而無終兮忳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效徒渾反惛昏

邅行不進約窮約也生天地謂人生天地之間也若過言如行所經歷不久留也古詩云人生天地間忽如遠

行容是也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怐遘愗茂而自苦怐愗愚也言欲退而自修以立名於世然亦未有所遇以著其節空愚昧而自苦耳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忳忳之願忠兮妒被離而鄣之甯戚見前篇著意猶言著乎心言存於心而不釋也桓公惟心常在於求賢故聞甯戚之歌而知其非常人也忳忳專壹貌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乘精

氣之摶摶度官反兮鶩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旣為讒妬所障故顧乞身而去精氣謂日月摶與團同湛湛厚集貌習習飛動貌豐豐言多也左朱雀之芨芨一作茷又拔皆音旆兮右蒼龍之躣躣其居反又作躩屬雷師之闐闐田兮通飛廉之衙衙五乎反又音魚○芨芨飛揚貌躣躣行貌闐闐鼓聲衙衙亦行貌前輕輬涼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楚紅反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輕輬車之輕而有窻者招魂註軒輬皆輕車名是也鏘鏘從從皆鸞聲也輜輧車前衣車後也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為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叶音羊○



言我但能專一於君而不可化故今只願推此而為善明本性固然非擇而為之又言若以皇天之靈使吾君及此無恙之時而一寤焉則是吾之深願也說文恙憂也一曰蟲入腹食人心古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

文選補遺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補遺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史殿榮

文選補遺卷三十

元 陳仁子 輯

離騷

惜誓

晦菴朱氏曰惜誓者漢梁太傅賈誼之所作也誼洛陽人漢文帝聞其名名為博士超遷至太中大夫納用其言議以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毀誼年少初學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亦疏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三年復召以為梁太傅數問以得失多欲有所匡建數年梁王騎墮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史漢於誼傳獨載弔屈原鵩鳥二

賦而無此篇故王逸雖謂或云誼作而疑不能明獨洪興祖以為其間數語與弔屈賦詞指略同意為誼作亡疑者今玩其詞實亦瓌異奇偉計非誼莫能及故特據洪說而并録傳中二賦以備一家之言

賈誼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設言高舉經歷衆山去日遠也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霑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輿蒼龍蚴於糾反蚪於左驂兮白虎

騁而為右騑叶芳無反建日月以為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鶩於杳冥之中兮休息虖乎崑崙之墟卬於反○晉志云北極五星天運無窮三光迭曜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淮南云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註云角亢為青龍參伐為白虎星張為朱鳥斗牛為玄武沈存中云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此火之象也或云鳥即鳳也然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鶉南方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蓋鶉無尾故以翼為尾云象輿以象蓋飾輿也玉女青要乘弋等也墟大丘也樂窮極而不猒兮願從容乎神明叶謨郎反涉丹水而駝一作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叶孚光反黄一作鴻鵠之一舉兮知山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

之圜方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飆乎尚羊乃至少原之埜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余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翺翔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余之故鄉願從容乎神明願與神明俱遊戲也丹水猶赤水也大夏外國名在西南黃鵠一飛則見山川之屈曲再舉則知天地之圜方居身益高所睹愈遠少原之埜仙人所居均亦調也國語云律者所以立均出度也清商歌曲名五音各有清濁濁者本聲清者半聲也又言雖得長生久仙猶思楚國念故鄉忠信之至恩義之篤也黃鵠後時而寄處兮鴟梟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為螻蟻之所裁夫黃鵠神龍猶如

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鵰鶚怪鳥梟不孝鳥螻螻蛄也蝗蚍蜉也裁制也）壽冉冉而日衰兮固儃（邅）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衆枉聚而矯直（矯揉也枉者自以為直又羣衆而聚合則其黨盛而反欲揉直以為枉也）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苦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槩而就衡（叶胡郎反○稱所以知輕重量所以別多少權稱錘也槩平斛木也衡平也權槩皆所以取平也）或推迻（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諤諤傷誠是之不察兮并紉（一作緪）茅絲以為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惡放山川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伯數諫而至

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為小人之所賊諤諤直言貌語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諤諤以昌紂諾諾以亡來惡來也與革皆紂之佞臣也用國見用於國也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叶音光背流而源竭疑當作背源而流竭王逸註水背其源泉則枯竭似當時本未誤也傷身而無功若比干箕子是已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壄循四極而周回兮見盛德而後下大皇之壄大荒之數言鸞鳳高飛於大荒之野循於四極回旋而戲見仁聖之王乃下來集歸於有德以言賢者亦宜處山澤之中

周流覩望見高明之君乃當仕也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虖犬羊言麒麟仁智之獸遠世避害常隱藏不見有聖德之君乃肯來出如使可得羈係而畜之則與犬羊無異不足貴也言賢者亦以不可枉屈為高如可趨走亦不足稱也

哀時命晦菴朱氏曰哀時命者梁孝王客莊忌之所作也

莊忌

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時往者不可扳一作攀援兮徠者不可與期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

而屬詩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心鬱鬱而無告兮衆孰可與深謀欿坎愁悴而委惰兮老冉冉而逮之遘遇也言自哀生時不及古賢聖之出而當貪亂之世也逞快也屬續也欿不自滿足意委惰懈倦也居處愁以隱約兮志沈抑而不揚道壅塞而不通兮江河廣而無梁願至崑崙之懸圃兮采鍾山之玉英擥瑶木之橝枝兮望閬風之板桐叶音唐弱水汨骨其為難兮路中斷而不通勢不能凌波以徑度兮又無羽翼而高翔然隱閔而不達兮獨徙倚而彷徉悵惝罔以永思

兮心紆軫而增傷倚躊躇以淹留兮日饑饉而絶糧廓
抱景而獨倚兮超永思乎故鄉廓落寂而無友兮誰可
與玩此遺芳白日晼晚其將入兮哀余壽之弗將車既
弊而馬罷兮蹇邅徊而不能行身既不容於濁世兮不
知進退之宜當冠崔嵬而切雲兮劔淋離而從橫衣攝
葉以儲與兮左袪挂於榑桑右衽拂於不周兮六合不
足以肆行上同鑿枘於伏戲一作羲兮下合矩矱於虞唐
願尊節而式高兮志猶卑夫禹湯雖知困其不改操兮

終不以邪枉而害方世並舉而好朋兮壹斗斛而相量衆比周以肩迫兮賢者遠而隱藏鍾山在崑崙山西北淮南言鍾山之玉燒之三日其色不變檡木名枒桐山名在閬風之上將猶長也淋離長貌言己雖不見容猶整飾冠劒與衆異也攝葉儲與不舒展貌袪袖也左袖挂於榑桑右袪拂於不周以六合為小不足肆行也比親也周合也為鳳皇作鶉籠兮雖翕翅其不容靈皇其不寤知兮焉陳詞而効忠俗嫉妬而蔽賢兮孰知余之從容願舒志而抽馮兮庸詎知其吉凶璋珪雜於甑窐兮隴廉與孟娵同宮舉世以為恒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幽獨轉而

不寐兮惟煩懣而盈匈魂眇眇而馳騁兮心煩寃之𢡟

𢡟丑弓反。鷯鳥之小而無尾者從容言守道而自得也馮滿也瑲半珪也珪玉瑞也甑瓦器所以炊者也窐甑帶也隴廉醜婦也孟娵好女也志欿憾而不憺兮路幽昧而甚難塊獨守此曲隅兮然欿切而永歎。憺大暫反。憺安也愁脩夜而宛轉兮氣涫館灊與沸同其若波握剞居綺反劂居衛反而不用兮操規榘而無施叶疎何反。剞劂刻鏤刀也應劭曰剞曲刀劂曲鑿騁騏驥於中庭兮焉能極夫遠道置猿狖于櫺檻兮夫何以責其捷巧櫺階除闌駟跛鼈而上山兮吾固知其不能陞釋管晏

而任臧獲兮何權衡之能稱臧為人所賤係也獲為人所係得也方言臧獲奴婢賤稱也箟昆簬路雜於廢鄒蒸兮機蓬矢以䠶革負擔荷下可反以丈尺兮欲伸要而不可得外迫脅於機臂兮上牽聯於矰增隿弋肩傾側而不容兮固陿腹而不得息陿音狹○箟簬竹箭也廢麻黠也蒸竹炬也背曰負肩曰擔丈尺言行於丈尺之下也機臂弩身也陿隘也

務光自投於深淵兮不獲世之塵垢叶音古孰魁摧之可久兮願退身而窮處鑿山楹而為室兮下被衣於水渚霧露濛濛其晨降兮雲依斐非而承宇虹霓紛其朝霞

兮夕淫淫而淋雨怊茫茫而無歸兮悵遠望此曠野下垂釣於谿谷兮上要求於僊者與赤松而結友兮比王僑而為耦使梟楊先導兮白虎為之前後叶胡古反浮雲霧而入冥兮騎白鹿而容與務光古清白之士言不見從自投深淵而死不為讒佞所塵汙魁摧未詳依斐雲貌朝霞暮雨明不能久也梟楊山神即狒狒也爾雅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魂眐眐征以寄獨兮汩于筆反徂往而不歸處卓卓而日遠兮志浩蕩而傷懷胡威反鸞鳳翔於蒼雲兮故矰繳而不能加蛟龍潛於旋淵兮身不挂於罔一作網羅知貪餌而近

死兮不如下遊乎清波寧幽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為（叶吾禾反）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沈於汨羅雖體解其不變兮豈忠信之可化（叶胡戈反）志怦怦（普庚反）而內直兮履繩墨而不頗（平聲）執權衡而無私兮稱輕重而不差（叶七何反○言以貪餌而得死者固不可為若以忠義而死則不悍）摡（一作慨）塵垢之狂攘兮除穢累而反真形體白而質素兮中皎潔而淑清時猒飫而不用兮且隱伏而遠身聊竄端而匿迹兮嗼（莫）寂默而無聲獨便悁而煩毒兮焉發憤而舒情時曖曖其能罷

疲兮遂闔歎而無名伯夷死於首陽兮卒夭隱而不榮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逞叶丑京反懷瑤象而佩瓊兮願陳列而無正叶側京反生天墜之若過兮忽爛漫而無成邪氣襲余之形體兮疾憯怛多達反而萌生願益見陽春之白日兮恐不終乎永年叶奴京反○概滌也狂攘亂貌猷飫自足而不樂見聞之意竄端藏其端緒不使人少見之無正言無人能知己之賢而平其是非

大招

晦菴朱氏曰大招不知何人所作或曰屈原或曰景差自王逸時已不能明矣其謂原作者則曰詞義高古非原莫及其不謂然者則曰漢志定著原賦二十五篇今自騷經以至漁父

已充其目矣其謂景差則絶無左驗是以讀書者往往疑之然今以宋玉大小言賦考之則凡差語皆平淡醇古意亦深靖閒退不為詞人墨客浮夸豔逸之態然後乃知此篇決為差作無疑也雖其所言有未免於神怪之惑逸欲之娛者然視小招則已遠矣其於天道之詘伸動靜蓋若粗識其端倪於國體時政又頗知其所先後要為近於儒者窮理經世之學予於是竊有感焉因表而出之以俟後之君子云

景差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淩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遥只遽叶渠驕反○青東方春位其色青也謝去也言玄

冬謝去而青春受之白日昭者冬寒則日無光輝故春氣和暖而後白日昭明也只語已詞遽猶競也冥幽暗凌冰凍言春氣既發萬物競起幽暗冰凍之地悉周浹而流行故魂魄之已散而未盡者亦隨時感動而無所逃於是及此時而招之欲其無遠去而即歸來祭義所謂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故禘有樂以迎其來意亦如此非嘗覃思於有無動靜之間者不能知也讀者宜深玩之

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浟浟攸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叶力求反只膠叶居幽反○悠悠螭龍行貌皓膠冰凍貌皓然正白回錯膠戾也湯谷日之所出其地無人視聽寂然無所見聞也

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延

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鰅魚恭反鱅以恭反短狐王虺騫只

魂乎無南蜮或傷躬叶居延反只蜒長貌也蜿虎行貌鰅魚名皮有文鱅魚音如彘鳴短狐蜮也說文蜮似鼈三足陸機曰一名射影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射之或云含沙射人孫思邈云亦名射工其蟲無目而利耳能聽聞人聲便以口中毒射人王虺大蛇也騫舉頭貌魂乎無西西

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鬤而羊反只長爪踞牙

誒嬉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漭水大貌洋洋無涯貌縱直豎也鬤髮亂貌踞牙言其牙如鋸誒強笑也言西方有神其狀如此能傷害人魂乎無北北有寒山

逴卓龍赩許力反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顥顥

皓

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逴龍山名赩赤色無草木貌顥顥光貌凝凝冰凍貌盈北極言此冰凍滿北極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荊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兮歸徠樂不可言只安叶一先反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鼎臑仁珠反盈望和致芳只內鶬鴿鵠味豺羹叶力當反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五穀稻稷麥豆麻也仞伸臂一尋八尺也言積穀之多也設施也菰粱蔣實一名彫葫臑熟也致致鹹酸也芳謂椒薑也內與肭同肥也鶬即鶬鴿也鴿似鳩而小鵠有青黃曰鵠豺似狗鮮蠵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蔞不沾薄只

魂兮歸徠恣所擇只生潔為鮮蠵大龜也酪乳漿也醢肉醬也若以膽和醬也世所謂膽和者苴蓴一名蘘荷本草云葉似初生甘蔗根似薑牙葅切以為香也蒿白蒿春生秋乃香美可食蔞蒿葉似艾生水中脆美可食沾多汁也薄無味也言吳人工調鹹酸爚蒿蔞以為虀其味不醲不薄適甘美炙鴰古活反烝鳧煔潛鶉敶只煎鰿積臛雀遽爽存叶祖陳反只魂乎歸徠麗以先只炙爚肉也鴰麋鴰也煔爚也鶉鴽也鰿小魚也遽爽存未詳四酎并孰不澀嗌益只清馨凍歙不歠役只吳醴白蘗和楚瀝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酎三重醲酒春月令云春醲之孟夏始成漢亦以春醲八月乃成此云四酎則是四重醲矣并俱也舊註以為四澀俱熟未知孰是也澀不滑也嗌咽喉也言不澀人之

咽喉也馨香之遠聞也凍猶寒也歠役未詳舊註謂不以飲賤役之人言酒醇美役人飲之易醉仆失禮故不以飲之也再宿為醴蘗米麴也瀝清酒也言使吳人釀醴和白麴以作楚瀝也

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只代秦鄭衛當世之樂也伏羲之駕辯楚之勞商疑皆古曲名而未有考或謂伏羲始作瑟也徒歌曰謳揚阿即陽阿已見前篇趙簫趙國之簫也以趙簫奏揚阿為先倡而謳以和之空桑琴瑟名見周禮

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譔只接連也武迹也投合也詩賦雅樂闕雎鹿鳴之類叩擊也金曰鐘石曰磬亂理也四上未詳譔具也

朱脣皓齒嫭護以姱叶苦胡反

只比必寐反德好閒閑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嫭姱好貌好閒謂美好而閒暇習謂習於禮節都謂容態之美不鄙野也
嫮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嫮盼也曼長而輕細也則法也穉幼也姱脩滂浩麗以佳叶居宜反只
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脩長也滂浩廣大也佳善也曾重也倚辟也規圓也
言面豐滿頰肉若重兩耳郭辟曲眉正圓也綽綽約也鮮卑衮帶頭也言腰支細小頸銳秀長若以鮮卑之帶約而束之補曰鮮卑之帶漢匈奴傳所謂黃金犀毗孟康以為要中大帶張晏以為鮮卑郭洛帶瑞獸名東胡

好服之也魏書曰鮮卑東胡別係鮮卑山因號焉秘去也言可以忘去愁思也易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易中利心背斂悲之意芳澤芳香之膏澤也昔夜也青色直眉美目媔綿只靨於牒反輔奇牙宜笑嘕虛延反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青色謂眉也媔美目貌輔頰車也左傳輔車相依嘕笑貌便娟好貌便猶安也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霤只曲屋步壛宜擾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囿只壇音善○沙丹沙也壇猶堂也觀猶樓也霤屋宇也曲屋周閣也步壛長砌也上林賦作步櫚李善云長廊也擾畜馴養禽獸也步遊亦言行

遊舟非必舍車而徙也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恣志慮只假大也言所乘之車以玉飾轂以金錯衡英華照耀大有光明也彌竟也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鵾鴻羣晨雜鶖秋鶬只鴻鵠代遊曼鷫肅鷞霜只魂乎歸徠鳳皇翔只鵾鵾雞鴻鴻鵠也晨旦鳴也書曰牝雞無晨鶖鶬頹鶖也曼曼衍也鷫鷞長頸綠身似鴈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庭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怡懌貌室家謂宗族盈庭滿朝廷也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夭隱孤寡存只魂兮歸徠正始昆只接徑猶言

通路也出若雲言人民衆多其出如雲三圭謂公侯伯
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故曰三圭重侯猶曰
陪臣謂子男也蓋楚僭王號其縣寀皆號曰公如申公
葉公之類其小者應亦比子男也聽類神者言其聽察
精審如神明也篤厚也夭早死也隱幽放也孤者幼而
無父寡者老而無夫也察夭隱者而厚之則孤寡皆得
其所矣昆後也正
其始以及後人
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衆流德澤
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明珽郎
反○田
野也邑居也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畛田上道也阜
盛也昌熾也冒覆也章明也威武也言先以威武嚴民
後以文德撫之既
善美而又光明也
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
理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

徠尚賢士只德譽配天言楚王脩德於內榮譽外發功德配天又能理萬民之冤結也幽陵幽州也交阯南夷其人足大指開析兩足並立指則相交羊腸山名山形屈辟狀如羊腸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言䰟急歸徠楚方尚進賢士必見用也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陛誅譏罷疲只直贏在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䰟乎歸徠國家為只獻行令百官上其行治如周禮令羣吏致事漢法令郡國上計也舉傑厭陛延登俊傑使在位以歷階陛也誅責而退之也譏罷衆所譏誚疲軟不勝任之人直贏謂理直而才有餘者禹麾未詳國家為言如此則國家可為雄雄赫赫天德明叶謨郎反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叶乞郎反只昭質既設大侯張

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叶如羊反只魂乎歸徠尚三王只雄雄赫赫

威勢盛也穆穆和美貌諸侯位次三公其班既絕乃使九卿立其下昭質謂射侯所畫之地如言白質赤質之類大侯謂所射之布如言虎侯豹侯之類也上手延登曰揖壓手退避為讓致語以讓為辭古者大射燕射鄉射之禮將射者皆執弓挾矢以相揖又相辭讓而後升射戰國時此禮已廢久矣故景差特於卒章言此以招屈原之魂欲其徠歸而尚此三王之道以矯衰世之失也不特此耳其他若云察幽隱存孤寡治田邑阜人民禁苛暴流德澤舉賢能退罷劣亦三王之政也

反離騷

晦菴朱氏曰反離騷者漢給事黃門郎新莽諸吏中散大夫揚雄之所作也雄少好詞賦慕司馬相如之作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

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沈身哉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㟭山投諸江流以弔原云始雄好學博覽恬於勢利仕漢三世不徙官然王莽為安漢公時雄作法言已稱其美比於伊尹周公及莽簒漢竊帝號雄遂臣之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又放相如封禪文獻劇秦美新以媚莽意得校書天禄閣上會劉尋等以作符命為莽所誅辭連及雄使者來欲收之雄恐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先是雄作解嘲有爰清爰靜遊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之語至是京師為之語曰爰清靜作符命唯寂寞自投閣雄因病免既復召為大夫竟死莽朝其出處大致本末如此豈其所謂龍蛇者邪然則雄固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離騷之讒賊矣他尚何說哉

揚雄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揚侯蟬嫣連也嫣於連反鼻始也汾隅揚邑也雄自言系出於周而食采於揚也諜譜也周衰而揚氏有號為揚侯侯叶音胡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乎皇波因江潭而淮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淑善也去汾隅徙巫山得周楚之美烈也超速也離歷也皇大也經河及江歷大波也潭深淵也淮音往乘水而往也記書也指屈原也纍因也成相曰比干見刳箕子纍或曰禮喪容纍纍又史記孔子纍纍然如喪家之狗趙武靈王見其長子傫然也皆衰悴之意未知孰是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紛纍以其淟吐典

反 涊乃典反兮晻瞹以其繽紛軌路也辟開也洪涊濁也繽匹人反繽紛交雜也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十世數高祖呂后至成帝也招搖斗杓星也周正十一月也記以此時投文也正天度地自言己志也圖䍥承彼洪族兮又覽䍥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槍以為綦圖象其系圖也鉤規也矩方也衡平也欃槍妖星綦履下飾言賤也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𩑈械資娵子侯反娃於佳反之珍髢徒計反兮鬻九戎而索賴貯積也肆放也𩑈狹也言其文詞放肆而性狷狹也閭娵也吳娃也皆古美女也髢髮也賴利也言原在楚如質美女之髢而鬻於九戎之中其人被髮無所用也

鳳凰翔於蓬陼兮豈駕鵝之能捷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蹇而齊足叶音接○蓬陼蓬萊之陼駕音加駕鵝鳥名捷及也驊騮駿馬名若馳於屈曲艱阻之處則與蹇驢無異枳棘之榛榛臻兮蝯貁擬而不敢下靈脩既信椒蘭之唼妾佞兮吾罽忽焉而不蚤睹榛梗穢貌蝯貁見九歌擬疑也靈脩原以寄意於楚王也椒蘭見騷經譖言也衿芰茄古荷字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不如襞壁而幽之離房衿帶也夫容亦古芙蓉字通用餘並見騷經襞疊衣也離房別房也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叶音圭知衆嫭之嫉妒兮何必颺罽之蛾眉古眉

字言衆士爭能猶衆女之競容也淖約善容止也態猶勝也言以麗佳相勝也言原自舉其眉使衆憎嫉也音義見騷經懿神龍之淵潛兮竢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讀曰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懿美也竢待也龍以潛居待雲為美以譏屈原不能隱德自取禍也愍吾纍之衆芬兮颺煜煜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讀與羌同夭顇而喪榮夏自遭霜言不遇時橫江湘以南往兮云走走趣奏乎彼蒼吾與梧同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也見騷經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陽侯見九章言屈原欲自投江以陵素波舜必不許之洪興祖

曰吾恐重華許原之沈江以死不許雄之投閣而生也斯言得之矣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此又譏原欲餐玉以延年而反懷沙以求死蓋雄知生固我所欲而不知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也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此言其去之速也餘說見騷經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一遘反之若杜若惠即蕙也此言原之赴水是并與其芳潔之操而棄棍大東也漚令漚麻也餘見騷經費椒稰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臯纍既犯古攀字

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鶗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言既慕傅說何不自信其言而遽去徒以鶗鴂之將鳴為憂而不慮及先百草以就死音義見騷經然傅說乃巫咸之語雄誤以為原詞初纍棄彼虙妃兮更思瑶臺之逸女抨普更反雄鴆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曽不壹耦乘雲蜺之旖旎兮望昆侖以樛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去聲被高丘但高丘無女本言高丘無美女可求以喻列國無賢君可事耳既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此言原實無車可乘無馬可駕又方就死湘淵何有歌舞之樂譏騷經之言不實也夫

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叶音以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脩之不纍改叶音已○言楚王必不為屈原而改也孟子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聖賢之心如此原雖未及而其拳拳於宗國尤見臣子之至情豈忍逆料其君之不可諫而先自已哉此等義理雄皆不足以知之惟有偷生惜死一路則見之明而行之熟耳以此譏原是以鴟梟而笑鳳凰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斐芳非反○往來貌孔子乃異姓之臣其去魯也但政亂月未有危亡之釁也可去而去可歸而歸與屈原事全不相似雄說誤矣溷漁父之餔歠兮絜沐浴之振衣棄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由許由聃

老聃蹠蹈也許由事不經見雄亦本不之信今乃言之已為牴牾又不察其生當堯舜之間身無讒賊之禍與原事亦不相似也老聃之學私於為我而無君臣之義亦雄所知至此乃以為言亦其貪生惜死之心勝是以溺焉而不自知耳○丹陽洪興祖曰揚雄所以議屈原者如此而班固亦譏其露才揚己顔之推又病其顯暴君過愚嘗折衷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為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審矣式又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而仲山甫明哲以保其身今原乃用智於無道之邦以虧明哲保身之義亦何足為賢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解以

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況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强諫死猶冀其感發以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弃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為難處死為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貫生者亦鮮矣然為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忘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為以至清與太初而為鄰此遠遊之所作而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内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

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為其文約其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污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己者揚子雲作反離騷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晦菴朱氏曰嗚呼余觀洪氏之論其所以發屈原之心者至矣然屈原之心其為忠清絜白固無待於辯而自顯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辯說所能全也故君子之於人也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同行猶必有可師者況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

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原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乎聖賢之槼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且凡洪氏所以為辯者三其一以為忠臣之行發其心之所不得已者而不暇顧世俗之毀譽則幾矣其一引仲山甫甯武子事而不論其所遭之時所處之位有不同者則疎矣其一欲以原比於三仁則夫父師少師者皆以諫而見殺見囚耳非故捐生以赴死如原之所為也蓋原之所為雖過而其忠終非世間偷生幸死者所可及洪之所言雖有未至而其正終非雄固之推之徒所可比余是以取而附之反騷之篇

文選補遺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卷三十一

元 陳仁子 輯

賦

愚按班固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揖遜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春秋之時周衰道微聘問詠歌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鄭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故曰賦雖然屈宋之賦家有人誦獨荀卿之賦人希誦者其體雖不如卿雲之贍麗而楚賦之盛已

萌蘖於此今附註於首以備觀覽○荀卿禮賦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知賦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潛潛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脩跖以穿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脩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不能揜迹者邪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

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雲賦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盈大乎寓宙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損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惛憊通乎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詞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穴而不偪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往來惛憊而不可為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蠶賦有物於此儽儽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為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鄰功立而身廢

事成而家敗棄其者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帝五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箴賦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頭銛達而剽趙繚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為父管以為母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佹詩天下不治請陳佹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幽

閣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從横志愛公利
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愁革貳兵道德純備讒口將
將仁人紬約敖暴擅强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
為蝘蜓鴟梟為鳳凰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
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
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
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
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
也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紬約暴人衍矣忠臣
危殆讒人服矣琁玉瑶珠弗知佩也雜布與錦弗
知異也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
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
天曷維其同○愚按荀卿避讒之楚春
申君以為蘭陵令在屈原先今附於此

微詠賦 愚曰文選諸文中於詩賦擬取贍麗最
備今姑拾其一二遺者于後以備奇觀

宋玉

蔓馳年之騷思黮（他敢切又徒濫切又敕陷切）徂夜之悁（於緣切忿也）憂念怳（胡廣切）惘以淪忽心震憺（淡）而勞流坐生悲其何悆（預）徒空詠以自惆于詠之為情也悵望兮若分江皛素厓翔傷兮濫行雲再清離浩宕弘以廣度紛收息而淹儀既御聲以跼（渠足反）制又繫韻而發羈青塗鬱兮春采香秋色陰兮白露商讙鳥翾（虛緣切）兮山光開（廣雅曰翾飛也唐張銑曰翾輕飛也東漢張平子思玄賦曰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長霞流布兮林氣

哀于時也深衷美緒孤響端音傳曰上如抗下如墜纍纍乎端如貫珠此言音也故孤響端音用對深衷美緒

屬素摛藻吐致施英嘈肆懷以鴻暢慘䵷意而相迎馮憑幽圖以藉怨咀高華而寄聲體閒愔他刀切喜也而都靡心遊任而姝明濯陵奇而燾志舒容綺以眙情占風立候睨天發暉精慮方蕩中置忘歸慨矣挫歎默焉析機鐘石塤壎睆琴瑟林帷莊子漁父篇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弦歌鼓瑟

重劉留愴以徐吟西漢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劉莅卉歙楚辭曰秋風瀏瀏以蕭蕭晉潘岳寡婦賦曰雪霏霏而驟落兮風瀏瀏而夙興西晉司馬彪曰瀏衆聲貌唐張銑曰風吹衆木聲曰

劉若變宫而下徵首廉麗以輕榮終温愛而調理歷貞璇以弘觀留雅恨其誰止爾乃承芳遺則度律閑韶回白雲以金讚庚秋月而玉寥臨洪流以浩汗履薄冰而心憔惻君子之嚴秀鏡淑人之靈昭日月會兮争鶩朝夕見兮玄塗極華兮閑表穸壇兮横撫龍義驛兮終不昭松延蔭兮意沈虚歡陽臺兮迅飛路閟陰𣚴兮空長居去矣回復參咤縈身四脩匪聊亂而剽越空含喝口淮切而動神亂曰簡情撰至振玄和兮神宫妙意賞山

波兮負兮積軒非徒歌兮致命遂志寶中阿兮

笛賦

宋玉

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奇篠異幹罕節間枝之叢生也其處磅西庚切石聲也磄音唐石也千仞絶谿凌阜隆崝一作峩嵎萬丈盤石雙起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其陰則積雪凝霜霧露生焉其東則朱天皓日素朝明焉其南則盛夏清微春陽榮焉其西則涼風遊旋吸逯力谷切行也衆也存焉

幹枝洞長掌禁出有良工焉名高師曠將為陽春北鄙白雪之曲假塗南國至此山望其叢生見其異形曰命陪乘取其雄焉得其雌焉將送荆卿於易水上乃使王爾公輸之徒張平子西京賦曰命般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中唐呂延濟曰王爾古巧人也唐薛綜曰王爾古之巧者也淮南子曰王爾無所措其剞劂西漢枚乘七發曰使般爾斫斬以為琴班魯班也爾王爾也皆古之巧人也合妙意角較手遂以為笛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巖香使午子延長頸奮玉手摛朱脣曜皓齒赬顏臻玉貌起吟清商追流徵歌伐檀號孤子西漢枚乘七發

曰野繭之絲以為絃孤子之鉤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昀註曰鉤珥皆寶也隱昀皆琴上飾也取孤子寡婦之寶而用之欲其聲多悲聲發圓轉舒積鬱其為幽也甚乎懷永抱絕喪夫天亡稚子纖悲微痛毒離膝理激叫入青雲慷慨切窮士晉向子期思舊賦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陳列弦節武毅發沈憂結呵噅揚吒太一聲淫淫以黷黮他敢切氣旁合而爭出歌壯士之必往悲猛勇乎飄疾麥秀漸兮尚書微子將朝周過殷之墟見麥秀之嶄嶄曰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也晉書向子期思舊賦曰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李翰曰箕子從周過殷故宗廟作詩曰麥秀漸漸兮鳥聲譁兮招伯奇於源陰追

申子于晉域夫奇曲雅樂所以禁淫也錦繡黼黻所以禦寒也縟則泰過是以檀卿刺鄭聲周人傷北里也亂曰芳林皓幹有奇實兮愽人通明樂斯道兮般衍瀾漫終不老兮雙林閒麗貌甚好兮八音和調成禀受兮善善不衰為世保兮絕鄭之遺離南楚兮美風洋洋而暢茂兮嘉樂悠長俟賢士兮鹿鳴萋萋思我友兮安心隱志可長久兮

大言賦

宋玉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為寡人大言者上坐玉因唏許几切又許既切笑也曰操是太阿剥一世流血沖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憤兮絶天維北斗戾兮戾字見左氏襄王十九年其必使子産息之乃猶可以戾杜預曰戾定也太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皐陶嘻大笑至兮摧覆思鋸牙裾雲晞甚大吐舌萬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劒耿介倚乎天外王曰未可也玉曰并吞四

夷渴飲枯海跂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據地蹴天迫不得仰若此之大也如何楚王曰善

小言賦

宋玉

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剥復之類也是故畀高相配而天地定位三光並照則小大

備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通也能麤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上坐者未足明賞賢又有能為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剽匹眇切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聿遑浮踊凌虛縱身經由鍼孔出入羅巾飄眇翩綿乍見乍泯唐勒曰析飛塵以為輿剖粃糠以為舟泛然投乎杯水淡若巨海之洪流憑蚋眥以顧眄玉篇曰眥目際也憑蚋眥以顧眄謂憑蜹蚋目際以為顧眄爾此皆小言也傳曰爭微利於蚋眥蚊睫蚋眥即此賦所謂憑蚋眥以顧眄是也蚊蟯西晉張茂先鷦鷯賦所謂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螟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是也蚋者蜹蚋

也漢張衡南都賦追水豹兮鞭蝄蜽憚夔龍兮怖蛟螭國語木石之怪夔蝄蜽家語孔子對羵羊亦曰夔蝄蜽傳記夔一足蝄蜽目至小憑皆者言憑至小之目而又於目之眥以顧眄耳附蟣亡結反蠓亡孔反而遐遊集寧隱微之原渾存亡而不憂又曰館于蠅鬚宴于毫端烹蝨腦切蟣肝會九族而同嚌在細切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滅景昧昧遺形超於太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纖於毳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為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形二子之言

磊磊皆不如此之為精王曰善遂賜雲夢之田

諷賦

宋玉

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為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曰玉為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身體容冶受之二親口多微辭聞之聖人出愛主人之女臣無有也臣嘗出行

僕飢馬疲正值主人門開主人翁出嫗又到市獨有主人女在女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更於蘭房芝室止臣其中中有鳴琴焉臣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衣披翠雲之裘更白縠單衫埀明珠步揺步揺婦人首飾晉書南史並載金步揺來排臣戶曰上客無乃饑乎為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來勸臣食以翡翠之釵挂臣冠纓臣不忍仰視為臣歌曰歲將暮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而鼓之為秋竹積雪

之曲主人之女又為臣歌曰內怵惕兮徂玉牀橫自陳兮佛經當橫陳時君之旁君不御兮妾誰怨死日將至兮下黃泉玉曰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誠不忍愛主人之女王曰止止寡人於此之時亦何能已

釣賦

宋玉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洲上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王曰其善

奈何登徒子對曰夫玄洲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餌若蛆螾鉤如細鍼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豈可謂無術乎夫玄洲芳水餌桂澈鉤其意不可得退而牽行下觸青泥上則波颺玄洲因水勢而施技頡之頏之委縱收歛與魚沈浮及其解弛也因而獲之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察玄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烏足為大王言乎王曰子之所謂善釣者何玉曰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鉤非鍼其餌非螾也王曰

願遂聞之宋玉對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賢聖為竿道德為綸仁義為鉤祿利為餌四海為池萬民為魚釣道微矣非聖人其孰能察之王曰迂哉說乎其釣未可見也玉曰其釣易見王不察爾昔殷湯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多矣羣生浸（子禁切）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鉤可謂均矣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彊矣若夫竿折綸絕餌墜鉤決波涌魚

失是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釣術也今察玄洲之釣也左挾魚罶^(柳)右執槁竿立于潢汙之涯^(宜)倚乎楊柳之間精不離乎魚喙思不出乎鮒鯿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樂不復勤獲不當費斯乃水濱之役夫也已君王又何稱焉王若建堯舜之洪竿攄禹湯之脩綸投之於瀆視之於海漫漫羣生孰非吾有其為大王之釣亦不樂乎

梁王菟園賦　愚曰漢藝文志載宋玉而下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陸賈而下二十一家計二百七十四篇荀卿而下二十五家計一百三十六篇雜賦十二家計二百三十三篇若此

繁多今雜見文選不十之一二今有見者姑錄于此

枚乘

脩竹檀欒夾池水旋菟園楚人謂虎於菟菟平聲又亦作兎並馳道臨廣衍西漢司馬相如遊獵賦將芧青蘋布濩閎澤延蔓太原靡麗廣衍東漢張衡西京賦爾乃廣衍沃野唐張銑曰地下平曰衍故行於崑崙之壑若狠切玉篇耕也治也國語士不備墾墾發也切韻曰墾耕用力也芴兮有似乎西山西山隑隑五哀切激揚塵埃蛇龍奏湊林木薄遊風踊焉虛谷應焉紛紛紜紜騰踊亂雲枝葉暈散柯條糾紛谿谷沙石涸波沸日車騣騣

兮連連轔轔音發緒兮非菲闇擾猒鶤雞西漢司馬相如賦轔玄鶴亂鶤雞枚乘七發鶤雞哀翔於其下西晉張華鷦鷯賦鶤雞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蝭丁兮切○蝭者蟧蟧也蛙倉庚密切別烏相繼哀鳴家語顏回曰回聞完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乎此若乃附巢比翼之傳於列樹也擺擺力的切玉篇云指劃也上林賦攢立叢倚連卷擺危唐劉良曰擺謂木之重疊累積盤結傾欹貌司馬彪曰擺危枝重累也若飛雪之重弗麗也西望西山山鵲野鳩白鷺霜鶻鸇鶚鶤鵰守狗汲冢書又山獻守狗九十戴勝翡翠鴝鵒枝巢穴藏被唐臨谷聲音相聞啄尾離屬翱翔

羣熙交頸接翼闒徒合切而未至徐飛𦐇𦐉此二字玉篇等書並不收

姑存之

往來霞水散漫没合疾疾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

窮之乎莫殫究之乎無端於是晚春早夏邯鄲襄國易

涿之麗人及燕汾之游子相與雜遝而往款焉車接軫

而馳逐輪錯轂而接服騰躍之意未發嬉遊之歡方洽

心相扶奪氣怒不竭羽蓋䌌起被以紅抹濛濛然若雨

委雪高冠翩焉左挾彈右執鞭日移樂衰遊觀西園復

其所次顧錫從者從容安步鬬雞走馬俛仰釣射烹熬

炮炙極歡到暮樂而不捨逮及春郊採桑之婦袿裼錯紆袿古攜切裼先的切思玄賦曰揚雜錯之袿徽又南都賦曰被服雜錯揆此賦袿裼錯紆同義張銑曰袿徽婦人服也玉篇廣韻曰袿婦人之上服也袪也裼袒也脫衣見體也連袖方路芳温往來便娟眄顧已而歌曰春陽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見佳容兮不能歸桑萎蠶饑悵望奈何

旱雲賦愚按藝文志賈誼賦七篇今止有此

賈誼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雲之蓬勃兮

濎濎於孔切川谷吐氣貌澹澹而妄止澹達濫切水動貌運清濁之澒胡動切水銀謂之澒洞兮正重沓而並起嵬隆崇以崔音摧高大貌東漢張衡南都賦龍宗推嵬巍兮時彷彿而有似屈卷輪而中天兮象虎驚與龍駭相搏據而俱興兮妄儷倚而時有遂積聚而給沓兮相紛薄而慷慨若飛翔之從橫兮揚波怒而澎蒲衡切水名澎涛滂沛也濞音秘水暴至聲也正雲布而雷動兮相擊衝而破碎或窕電而四塞兮誠若雨而不墜陰陽分而不相得兮國語陰陽分布日夜同也淮南子晝分陽夜分陰令旱陰陽分而不相得更惟貪婪而狼

戾終風解而霧散兮遂陵遲而堵潰或深潛而閉藏兮爭離剌而並逝廓蕩蕩其若絛兮日昭昭而無穢隆益暑而無聊兮煎砂石而爛熠（于貴切　光貌）陽風吸習熇熇羣生悶懣而愁憒壠畝枯槁而允布壤石相聚而為害農夫垂拱而無事兮釋其耰鉏而下涕悲疆畔之遭禍痛皇天之靡濟惟稚稼之旱夭兮離天災而不遂懷怨心而不能已兮竊託咎於在位獨不聞唐虞之積烈兮與三代之風氣時俗殊而不還兮恐功久而壞敗何操行

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違節陰氣辟而留滯兮猒暴戾而沈没嗟乎作孽大剶何辜于天恩澤弗宣嗇夫寡德羣生不福來何暴也去何躁也孳孳望之其可悼也憭察兮慓兮以鬱怫兮念思白雲腸如結兮終怨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雲何慹奈何人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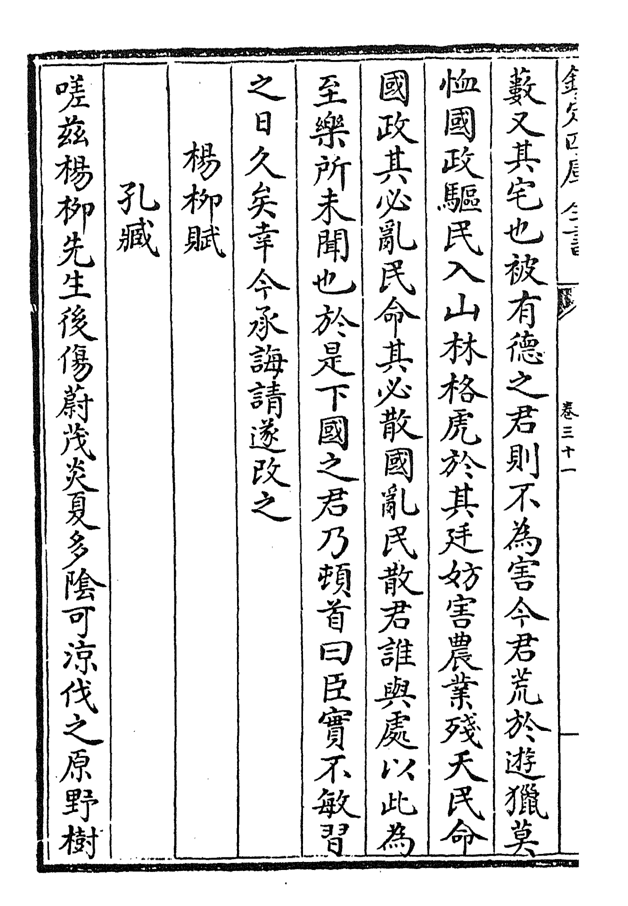
諫格虎賦

孔臧

帝使亡諸大夫言本無此大夫假有之以為辭猶馮虛公子安處先生之類問乎下

國下國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車騎騈闐被行岡巒手格猛虎生縛貙犴音岸貜貙虎之大者其文如狸昧爽而出見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為歡乃夸于大夫曰下國鄙固不知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褊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封以為藪圍境內以為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充仞貌晝則鳴嚾夜則嘷吟飛禽起而翳日走獸動而雷音犯之者其罪死驚之者其刑深虞候苑令虞人之候林苑之令是掌厥禁於是分幕將

士營遮榛叢戴星入野列火求蹤見虎自來乃往尋從張罝網羅刃鋒驅檻車聽鼓鐘猛虎顛遽奔走西東怖駭內懷迷冒怔忪耳目喪精值網而衝局然自縛或隻或雙車徒抃讚咸稱曰工乃縛以絲組斬其牙支輪登較支與楮同或作枝言獲獸多可楮其輈輪登滿較式高載歸家孟賁被髮瞋目蹀猾紛華故都邑百姓莫不于邁陳列路隅咸稱萬歲斯亦畋獵之至樂也大夫曰順君之心樂矣然則樂之至也者與百姓同之謂夫兕虎之生與天地偕山林澤



數又其宅也𢇁有德之君則不為害今君荒於遊獵莫恤國政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天民命國政其必亂民命其必散國亂民散君誰與處以此為至樂所未聞也於是下國之君乃頓首曰臣實不敏習之日久矣幸今承誨請遂改之

楊柳賦

孔臧

嗟兹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可涼伐之原野樹

之中塘漑浸以時日引月長巨本洪枝條脩遠揚夭繞連枝猗那其房或拳局以逮下或擢迹而接穹蒼綠葉累疊鬱茂翳沈蒙籠交錯應風悲吟鳴鶚集聚百變其音爾乃覩其四布運其所臨南垂大陽北被宏陰西奄梓園東覆果林規方冐乎半頃清室莫與比深於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觴殽核紛雜賦詩斷章合陳厥志考以先王賞恭罰慢事有紀綱洗觶酌樽兕光並揚兕光一作賞爵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威儀抑抑動

合典常退坐分别其樂難忘惟萬物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意此楊樹依我以生未寧一紀我頼以寧暑不御篓凄而涼清内蔭我宇外及有生物有可貴云何不銘乃作斯賦以叙斯情

鵩賦

孔臧

季夏庚子思道静居爰有飛鵩集我屋隅異物之來吉凶之符觀之歡然覽考經書在德為常棄常為妖尋氣

而應天道不踰昔在賈生有志之士忌茲鵩鳥卒用喪
已咨我令考信道秉真變性生家謂之天神脩德滅邪
化及其鄰禍福無門唯人所求聽天任命慎厥所脩栖
遲養志老氏之儔爵祿之求祇增我憂時去不索時來
不逆庶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自令勤劇

蓼蟲賦

孔臧

季夏既望暑往涼還逍遥諷誦遂歷東園周旋覽觀憩

於南藩覩茲茂蓼結葩吐榮猗那隨風綠葉紫莖爰有蠕蟲厥狀似螟羣聚其間食之以生於是悟物託事推向乎人幼長斯蓼莫或知辛膏粱之子豈曰不云惟非德非義不以為家安逸無心如禽獸何逸必致驕驕必致亡匪唯辛苦乃丁大殃

哀二世賦

晦菴朱氏曰哀二世賦者司馬相如之所作也相如常從上至長楊獵還過宜春宮宜春者本秦離宮閻樂殺胡亥之地也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其詞如此蓋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約能諂而不能諒其上林子虛之作既以誇麗而不得入於楚詞大人之於遠遊

其漁獵又泰甚然亦終歸於諛也特此二篇為有諷諫之意而此篇所為作者正當時之商監尤當傾意極言以箴主聽顧乃低徊局促而不敢盡其詞馬亦足以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賤也不然豈其将死而猶以封禪為言哉

司馬相如

登陂陁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参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豁乎谽谺陂普何反陁徒何反坌普頓反並也曾重也隑巨依反曲岸頭也與碕同谾谾音龍深通貌豁呼活反谽呼含反大開貌谺呼加反叶音何汩淢域靸以永逝兮註平皐之廣衍觀衆

樹之蓊薆兮覽竹林之榛榛滅疾貌觳先合反輕舉意皐水邊地也蓊烏孔反薆音愛陰蔽貌榛側巾反盛貌叶韻未詳恐有棧音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揭卹例反褰衣而涉也石而淺水曰瀨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絶嗚呼操行之不得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食

美人賦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於王

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方言曰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妖東漢張衡南都賦男女妖服韻釋妖媚也廣韻妖好也妖古巧於眇二切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王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歌而回車譬於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為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玄髮豐艷蛾眉皓齒顏盛色茂

景曜光起恒翹翹而西顧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于兹矣臣棄而不許竊慕大王之髙義命駕東邁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宫上宫閑館寂寞重虚門閤晝掩曖若僊居臣排其户而造其堂芳香郁烈黼帳髙張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麗淑質艷光覩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絃為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

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託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時日西夕玄陰晦冥流風慘冽素雪飄零閒房寂謐不聞人聲於是寢具既設服玩珍奇金鑪薰香黼帳高垂茵褥重陳角枕橫施女弛其服表其褻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脈定以內心正于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大人賦

司馬相如 相如拜為孝文園令上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仙之儒居山澤閒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賦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 大人以諭天子也中州中國也 宅彌萬里兮曽不足以少留 彌滿也 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 朅去意也卭例反 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 時掌反 游 乘用也赤氣為幡綴以白氣 建格 胡略反 澤 大各反 之脩竿兮 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下大上銳脩長也建此氣為長竿 總光燿之采旄 旄係也總係也光燿之氣於竿以

(為蓧即令所謂蠢頭也)垂旬始以為幓(所咸反)兮(旬始氣如雄雞見北斗旁張揖曰幓旒也縣旬始於蓧下以為十二旒)曳彗星而為髾(髾燕尾也拙彗星綴著旒以為燕尾也)

掉(徒釣反)指橋以偃蹇(居偃反)兮(指橋隨風指靡也偃蹇委曲貌)又猗(依倚)抳(年纚反)以招(韶)搖(猗抳下垂貌招搖跳踃也音蕭)攬欃(初咸反)搶(初衡反)以

為旌兮靡屈(其勿反)虹而為綢(直流反彗星為欃搶註髦首曰旌今以彗星代之靡順也綢韜也以斷虹為旌杠之韜師古曰韜謂裹冒旌旗之竿)紅杳眇以玄(烓)湣(面)兮

猋風涌而雲浮(晉灼曰紅赤色貌杳眇深遠也玄湣混合也言自絳幡以下衆氣色盛光采相燿幽藹烓亂也)駕應龍象輿之蠖(於縛反)略委麗(力爾反)兮驂赤螭

青蛇之蚴一糾反蟉力糾反宛於元反蜒音延有翼曰應龍最其神妙也蝘略委麗蚴蟉宛蜒行步進止之貌低卬夭蟜裾倨以驕居名反驁五到反兮詘折隆窮躩鉅縛反以連卷鉅圓反裾直項也驕驁縱恣也詘折委曲也隆窮舉鬐也躩跳也連卷向跼也沛艾赳古幼反螑火幼反仡魚乙反以佁尹吏反儗魚吏反又音態礙兮沛普蓋反沛艾駊騀也赳螑申頸低卬也仡舉頭也佁儗不前也放散畔岸驤以孱士顔反顔畔岸自縱之貌驤舉也孱顔不齊也跮丑日反踱丑略反輵遏螛曷容以骩古委反麗力爾反兮跮踱互前郤也輵螛搖目吐舌也容龍體貌也骩麗左右相隨也蜩徒鉤反蟉盧鉤反偃寋怵黜臭丑若反以梁倚於綺反蜩蟉掉頭也

林奡奔走也梁倚相著也糾蓼力糾反叫奡五到反踏以朡屆路兮曰糾蓼相引也叫奡相呼也踏下也朡著也皆下著道也叫奡高舉之貌蘘蒙踴躍騰而狂趭音醮蘘蒙飛揚也踴躍跳也騰馳趡奔走也蒙上聲茲颯立卉許歙翕焱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茲颯飛相及也卉歙足相追也邪絶少陽而登太兮與真人乎相求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也真人謂若士也游於太陰之中真人至真之人也非指謂若士也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飛泉飛谷也在崑崙山西南厲渡也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署衆神於於摇光摇光北斗柄頭第一星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

五帝五時太皞之屬太極大星一明者一太常居也陵陽仙人陵陽子明也令太一反其所居而使陵陽侍從於己左玄冥而右黔雷兮玄冥北方黑帝佐也黔雷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楚辭曰名黔嬴而見之或曰水神也前長離而後矞以出反皇皆神名也長離靈鳥也廝征伯僑而役羡門兮詔岐伯使尚方廝役也伯僑仙人王子喬也羡門碣石山上仙人羡門高也尚主也岐伯者黃帝大醫屬使主方藥也征伯僑者仙人姓征名伯僑非王子喬也郊祀志征字作正其音同耳或說云征征謂役使之非也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后行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乘兩龍蹕止行人也御禦也氛惡氣也屯余車而萬乘兮綷子內反雲蓋而樹華旗綷合也合五采雲以為蓋使句芒其將行

兮吾欲往乎南娭許其反句芒東方青帝之佐也鳥身人面乘兩龍將行將領從行也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崇山狄山也海外經曰狄山帝堯葬於其陽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舜所葬也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疑紛湛湛徒感反其差錯兮雜遝膠輵葛以方馳湛湛積厚貌差錯交互也雜遝重累也膠輵猶交加也騷擾衝尺勇反蓯相勇反其相紛拏女居反兮滂普郎反濞普備反泱烏朗反軋於黠反麗以林離衝蓯相入貌滂濞衆盛貌泱軋不前也麗靡也林離摻攦也攢羅列聚叢以蘢來孔反茸而孔反兮衍弋扇反曼流爛痑式爾反以陸離痑衆貌一曰罷極也陸離參差也龍茸聚貌流爛布散也痑自放縱也徑入雷

室之砰(普萌反)磷(力耕反)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口骨反)礨(洛賄反)嵬(一回反)魁(雷室雷淵也洞通也鬼谷在崑崙北直北辰下衆鬼所聚也堀礨嵬魁不平也砰磷鬱律深峻貌)徧覽八紘而觀四海兮朅度九江越五河(九江在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者河有九今越其五也五河五湖取河之聲合其音耳服虔說五河皆非也五河五色之河也仙經說有紫碧絳青黄之河非謂九河之内亦非五湖也)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絶浮渚涉流沙(楚辭越炎火之萬里弱水出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杭船也絶度也浮渚流沙中渚也流沙沙與水流行也弱水謂西域絶遠之水乘毛車以度者耳非張掖弱水也又流沙但有沙流本無水也言絶度浮渚乃涉流沙也)奄息葱極氾濫水嬉

兮奄然休息也葱極葱嶺山也在西域中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靈媧女媧也伏羲作琴使女媧鼓之馮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媧音瓜時若曖曖將混濁兮名屏步丁反翳誅風伯刑雨師屏翳天神使也風也風伯字飛廉西望崑崙之軋沕勿荒呼廣反忽兮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有九井以玉爲檻旁有玉門開明獸守之軋沕荒忽不分明之貌直徑馳乎三危三危山在鳥鼠山之西與嶓山相近黑水出其南陂書曰導黑水至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玉女青要乘弋等也登閬風而遥集兮亢抗鳥騰而壹止閬風山在崑崙閶闔之中遥遠也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低徊

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工老反然白首

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陰山在崑崙山西二千七百里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暠然白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三足烏三足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墟之北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低徊猶徘徊也勝婦人首飾漢代謂之華勝

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昔之談者咸以西王母為仙靈之最故相如言大人之仙娛遊之盛顧視王母鄙而陋之不足羨慕也

回車朅來兮絶道不周不周山在崑崙東南二千三百里

會食幽都呼吸沆胡朗反瀣兮餐朝霞幽都在北方淮南云八極西北曰幽都之門列仙傳陵陽子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黄氣也夏食沆

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為六氣咀才汝反噍才笑反芝英兮嘰機

瓊華芝草蒻也榮而不實謂之英嘰食也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華蘂也食之長生芝英芝菌之英也僸角甚反祲子禁反尋而高縱兮紛鴻胡孔反溶弋孔反

而上厲僸卬也鴻溶竦踴也貫列缺之倒景兮列缺天閃也人在天上不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貫穿也陵陽子明經曰列缺氣去地一千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涉

豐隆之滂普郎反濞匹備反豐隆雲師也楚詞吾令豐隆乘雲兮淮南子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雨豐隆將雨故言涉也滂濞雨水多也騁游道而脩降兮騖遺霧而遠

逝馳疾而遺霧在後也游游車也道道車也脩長也降下也言周覽天上然後騁車也循長路而下騁棄遺

霧而遠逝也道讀曰導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垠音銀舒緩也垠崖也遺屯騎於玄闕兮玄闕北極之山軼先驅於寒門下峥嶸而無地兮峥嶸深遠貌上嵺廓而無天嵺廓廣遠也視眩泯而亡見兮聽敞怳而亡聞泯音眄泯目不安也敞怳耳不諦也眩音縣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存賦奏天子大悅

擣素賦

班婕妤

測平分以知歲酌玉衡之初臨見禽華以麃白交切普表切獸似

鹿也色忽霜鶴之傳音佇風軒而結睇達計切睇視也對愁雲之

浮沈雖松梧之貞脆豈榮雕其異心若乃廣儲懸月暉

水流清桂露朝滿涼衿夕輕燕姜含蘭而未吐趙女抽

簧而絕聲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

靡振珠珮之精明若乃盼睞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羞妖

風靡麗皎若明媿之升厓煥若荷華之昭晰之并切明也調

鉛無以玉其貌凝朱不能異其脣若雲霞之過月似桃

李之向春紅黛相媚綺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兩

靨如點雙眉如張頩頩下也肌柔液音性閑良於是投香杵扣玫砧擇鸞聲爭鳳音梧因虛而調遠桂由真而響沈散繁輕而浮捷節疎亮而清深含笙總筑張六切樂器也比玉兼金不損不篪匪瑟匪琴或旋環而紆鬱或相參而不雜或將往而中還或已離而復合翔鸞為之徘徊落英為之颯沓調非常律聲無定本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飆東京賦紛飆悠以容裔唐呂向曰飆悠容裔從風轉蕩貌薛綜曰飆火花也玉篇曰暴風也之近遠或連躍而更投或暫舒而長歛清寡鸞之命羣哀離

鶴之歸晚當是時也鍾期改聽伯牙弛琴桑間絕響濮上傳音蕭史編管而擬吹周王調笙以象吟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閒貞專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歌采綠之章發東山之詠望明月而撫心對秋風而掩鏡閱紋練之初成擇玄黃之妙匹準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想嬌奢之或至許椒蘭之多術慙陋製之無韻慮蛾眉之為愧懷百憂之盈抱空千里兮飲淚修長袖於妍袂綴半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縫庶見迹而知心

計脩路之遐夐怨芬芳之易泄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慙行客而無言還空房而掩咽

自悼賦　晦菴朱氏曰自悼賦者漢孝成班婕妤之所作也班氏世世以儒學顯婕妤以選入宮貴幸嘗從游後庭帝名欲與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後趙飛燕姊弟自微賤興婕妤稍復進見飛燕遂譖婕妤祝詛主上考問婕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事遂釋然婕妤恐久終見危求得共養太后長信宮

因作賦以自悼歸來子以為其詞甚古而浸尋於楚人非特婦人女子之能言者是固然矣至其情雖出於幽怨而能引分以自安援古以自慰和平中正終不過於慘傷又其德性之美學問之力有過人者則論者有不及也嗚呼賢哉柏舟綠衣見錄於經其詞義之美殆不過此

班婕妤

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恩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城（何音賀任也負也陳列也增城後宮之舍婕妤所居也）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絫（累）息兮

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為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累息言懼而增累喘息也離與褵同褂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結其褵而戒之故言自思也晨雞尚書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言婦人不當預外事也褒褒姒周幽王之嬖妾也見天問閻即詩所謂豔妻亦指褒姒也郵過也皇娥皇英女英見女歌女尼據反女虞謂嫁於虞舜也任大任文王母姒太姒武王母也郵周皆叶時韻讀舍息也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痛陽禄與柘館兮仍襁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陽禄柘館二觀名婕妤嘗就產

子數月失之災求並叶滋韻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晻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共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洒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晻與暗同莫讀作暮或曰靜也共居容反山足謂陵下休廕也

重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落臺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帷殿暗房櫳來東反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綷千賄反縩蔡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靚靜處君不御兮誰為榮應門正門也扃短關也櫳

疏濡也感動也綷縩衣聲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其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横流叶綦韻丹墀赤地綦履下飾也雲屋言其黯䨴若雲也顧左右兮和顔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已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禄兮無期緑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羽觴見招魂享受也休美也虞與娛同緑衣衛莊姜失位自傷之詩白華周幽王申后被廢所作

逐貧賦容齋隨筆曰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貧賦韓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晉問篇擬枚乘七發正符擬劇秦美新黄魯直跋奚移文擬王子淵僮約皆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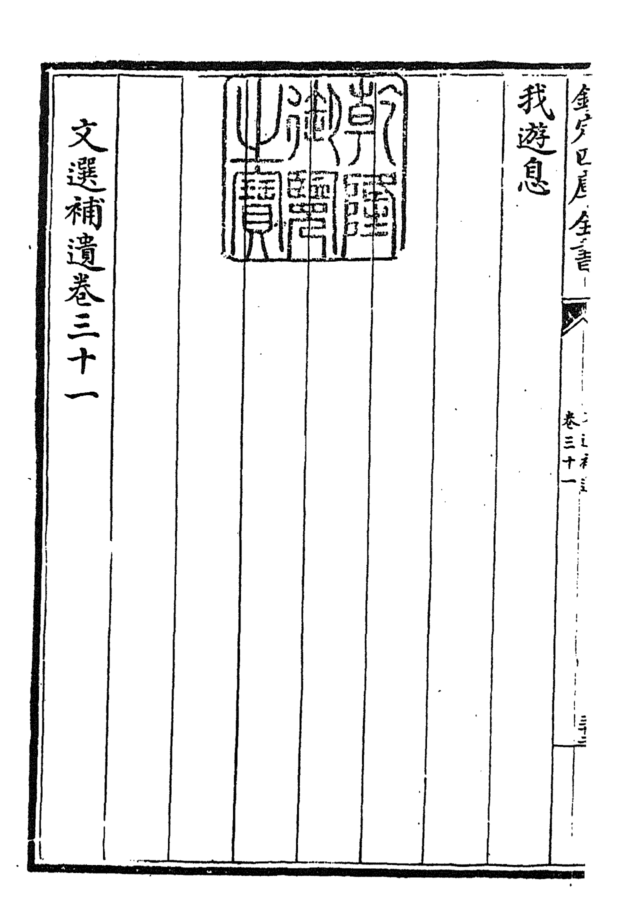
文章之妙逐貧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纔百餘字今人蓋有未之見者輒錄于此云

揚雄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墍完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嗔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訶久為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全人

皆稻粱我獨藜飡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為樂不槃徒行負債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肌朋友道絶進宦凌遲厥咎安在職汝之為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載沈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崇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為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縱

其昏惑饕餮之羣貧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瑶臺
瓊室華屋崇高流酒為池積肉為峭是用鵠逝不踐其
朝三省吾身謂余無諐處君之家福禍如山忘我大德
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
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
無虞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
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
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猒極貧遂不去與



我遊息

文選補遺卷三十一